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9 November 201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15 年 11 月 18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以及与之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的第 1267(1999) 和 1989(201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 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报告。该报告是依照第 2214(2015)号决议第 13 段的规定，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以及与之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和第 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的。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及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的文件分发给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以及与之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和第 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杰拉德·范博希曼(签名)



2015 年 9 月 22 日安全理事会第 1526(2004) 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以及与之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的第 1267(1999) 号和第 1989(201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214(2015)号决议第 13 段撰写的报告。该决议请监测组提交一份报告，以陈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安萨尔旅和所有其他在利比亚境内活动的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在利比亚境内造成的恐怖主义威胁，并说明其武器来源、资金来源、人员招募和人口构成情况以及与该区域恐怖主义网络的联系，并就应对这一威胁的进一步行动提出建议。

监测组指出，参考文件为英文原件。为便于参考，小组所提四项建议以黑体字标示。

第 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代理协调员

汉斯-雅各布·辛德勒(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按照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安萨尔旅以及所有其他与基地组织关联者在利比亚造成的恐怖主义威胁的第 2214 (2015) 号决议第 13 段提交的报告

目录

	页次
一. 摘要	5
二. 战略评估	5
三. 事实根据	6
四. 历史背景	6
五. 安萨尔旅	7
六. 利比亚境内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8
A. 利比亚境内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力量	10
B.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势力	10
C.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利比亚境内的扩张	12
七. 宣传	13
八. 对待平民	15
九. 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	16
A. 来自利比亚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	16
B. 前往利比亚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	17
十. 资金筹措	18
A. 犯罪活动和走私概况	18
B. 人口走私和贩运	19
C. 敲诈和偷窃	21
D. 石油	22
E. 公共部门的薪金支付	23
F. 外部来源	23

十一. 军火	24
A. 武器和弹药	24
B. 简易爆炸装置	24
十二. 建议	25
附件	
Current status of the Al-Qaida List concerning Libya	27

一. 摘要

1. 目前利比亚境内的政治和安全挑战是基地组织(QDe.004)的关联团体, 如列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QDe.115)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名称多样的安萨尔旅、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和穆拉比通组织(QDe.141), 提供了机会, 乘机利用和搅乱当地已经很棘手的局势。
2. 虽然德尔纳安萨尔旅(德尔纳安萨尔旅)(QDe.145)和班加西安萨尔旅(班加西安萨尔旅)(QDe.146)自从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境内成立以来似乎被削弱了, 但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穆拉比通组织和突尼斯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QDe.143)继续利用该国作为后方基地在该地区开展行动。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将利比亚的局势看作是在其目前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控制的地区之外建立一个新的立足点的一次机会。
3. 目前利比亚境内的基地组织关联团体的资金情况似乎足以维持其活动。然而, 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行动不产生收入, 其行动的组织规模也不能和其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行动同日而语。
4. 自 2013 年以来, 该国经历了几波利比亚人回返潮, 从中也是形成了利比亚境内伊黎伊斯兰国的骨干。此外, 该国继续吸引来自北非的大量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虽然目前伊黎伊斯兰国集中在其大本营苏尔特, 但它可能会在当地寻求联盟, 以扩大其控制的领土, 并存在激励更多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在利比亚加入该团体的危险。
5. 基地组织的关联团体通过国内兴旺的非法武器贸易购买武器和弹药, 故在战略上尚不高度依赖外部供应。简易爆炸装置使用的增加以及越来越多的自杀袭击是令人关注的问题。

二. 战略评估

6. 监测组评估认为, 利比亚境内与基地组织关联的威胁同持续的政治和安全挑战密切相关。基地组织关联团体在利比亚建立了大量存在, 包括培训设施, 这意味着在该国保持其存在的较长期战略目标(具备外部行动能力)。由此产生的威胁既是区域的, 也是国际的, 特别是对非洲, 因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越来越多, 并存在一个具有不同基地组织背景的全球化的恐怖主义分子群体。
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境内基地组织关联团体, 例如黎凡特人民胜利阵线(QDe.137)和伊黎伊斯兰国, 之间明显的争夺目前在利比亚尚未达到同样激烈的程度。例如, 虽然有的团体在该国某些地区争夺影响力和资源, 但他们仍能够为利益所驱进行合作。

8. 伊黎伊斯兰国显然是对利比亚的短期和长期威胁。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该团体正得益于伊黎伊斯兰国的“感召力”和恶名声。然而，应实事求是地评估该团体的威胁。伊黎伊斯兰国仅是利比亚境内多个交战派系中的一个玩家，遭到民众的强烈抵制，并在建设和维持地方联盟方面困难重重。但伊黎伊斯兰国已清楚表明，它打算在利比亚控制更多的领土。这一情况令人关注，因为利比亚是该地区的一个过境点，具有战略地位，控制该地可使基地组织关联团体，包括伊黎伊斯兰国，进一步影响北非和萨赫勒地区当前的各种冲突，并且还可在中东伊黎伊斯兰国控制之外的领土上得到一个新的枢纽地。

三. 事实根据

9. 自安全理事会 2015 年 3 月 27 日通过第 2214(2015)号决议以来，监测组六次访问会员国，并参加了国际和区域大会、会议和讲习班，讨论该决议提出的各项问题。监测组已致函 47 个会员国和 10 个国际、区域和分区域组织，截至 2015 年 9 月 22 日，已收到来自 12 个会员国和一个区域组织的答复，并与一个国际组织和第 1973(2011)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利比亚小组)交流了信息。此外，监测组还在出差到纽约时会晤了利比亚代表。此外，监测组还在 2015 年 4 月于维也纳举行的第十三次情报和安保局主管区域会议上，同 8 个会员国的代表讨论了第 2214(2015)号决议。为了更好地了解更多的与本报告有关的技术问题，监测组与国际组织以及财政、安全、执法、能源和移徙问题专家就利比亚局势进行了一系列讨论。

四. 历史背景

10. 利比亚境内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主义不是新现象。1990 年代初，一群利比亚裔阿富汗老兵成立了一个名为“萨拉亚塔圣战者”(“圣战旅”)的小组，旨在推翻利比亚政权。1994 年，萨拉亚塔圣战者改名为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QDe.011)并在利比亚参与了一系列暴力袭击，包括 1996 年对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LYi.013)的未遂暗杀。

11. 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发展的时期正是马格里布地区的其他团体，如摩洛哥伊斯兰战斗团(QDe.089)、突尼斯战斗团(QDe.090)和伊斯兰武装小组(QDe.006)，利用在阿富汗内战期间所建立的个人之间网络成立起来的时候。根据作为阿富汗老兵的共同经验，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同摩洛哥伊斯兰战斗团联手策划了 2003 年 5 月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爆炸事件，炸死 40 多人。该组织还在 2004 年马德里发生的袭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¹

¹ QDe.011 列名理由简述(“理由简述”)。可在此网址查阅所有理由简述：www.un.org/sc/committees/1267/narrative.shtml。

12. 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与基地组织的联系在 2000 年代得到加强, 当时其两名成员, Hassan Muhammad Abu Bakr Qayed(别名 Abu Yahya al-Libi)(QDi.297)和 Ali al-Ammar Ashur Rufayi(别名 Abu Laith al-Libi)(已故)在基地组织中升到高级职位。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还在 2003 年帮助第一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进入伊拉克, 并在 2007 年通过中介 Abu Laith al-Libi 向基地组织表示效忠。2009 年, 该团体的一个重要派别与利比亚政府和解, 使其力量大大削弱。不过, 前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成员在创建或激励创建当前利比亚境内与基地组织有关联团体(如德尔纳安萨尔旅和班加西安萨尔旅)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事实上, 德尔纳安萨尔旅领导人 Soufiane Ben Guomo(QDi.355)参与了阿富汗境内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的创建。

13. 自 2011 年以来, AQIM 就利用利比亚境内持续的混乱和整个马格里布和萨赫勒地区的动荡不稳渗透到利比亚, 将该国用作后撤之地。此外, 有几个会员国向监测组解释说,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利用利比亚领土为后勤支点, 借以进行武器和弹药采购。

14. 据一会员国说,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领导人 Abdelmalek Droukdel(QDi.232)曾派遣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对外关系“埃米尔” Moussa Bourahla 前往利比亚, 以确保与其他基地组织关联团体的协调。该团体还得益于它从利比亚军队武器库劫来的武器。2012 年, 基地组织关联团体得以挺进马里北部, 这些武器发挥了重要作用。基地组织关联团体被逐出其在马里的庇护地之后, 剩余战斗人员撤到了利比亚。

15.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高级领导人看到伊黎伊斯兰国吸引力日增, 将其视为自己的竞争劲敌。然而,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领导人与已在 2014 年宣布效忠伊黎伊斯兰国的当地团体, 如苏尔特的 Ansar al Charia, 保持关系。2011 年 11 月, 基地组织核心还派出一名特使, Azzouz Abdelbasset(又名 Abou Hamza al-Libi²), 前往利比亚, 以管理和监督一个网络——该网络专门负责为来自北非和欧洲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之前在德尔纳的各训练营提供住所。但是, Abu Anas al-Libi(据报告已死亡)于 2014 年 10 月在的黎波里被捕, Abdelbasset Azzouz 于 2014 年 11 月在土耳其被捕, 这使利比亚境内的基地组织蒙受重大损失。

五. 安萨尔旅

16. 2011 年年中, 一个激进分子小型网络(他们后来组成了班加西安萨尔旅和德尔纳安萨尔旅)在德尔纳出现。该网络在 Ben Goumo 的领导下与班加西、艾季达比亚和塞卜拉泰的若干小团体汇合; Ben Goumo 还监管一个培训当地和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回返团伙的训练营。因此, 据一些分析家说, 安萨尔旅当时算不上一个有组织的团体, 这个词更多地是用来称呼一个松散的团体联盟。

² 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17. 德尔纳安萨尔旅和班加西安萨尔旅协调了行动，向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提供培训和后勤支助，并与穆拉比通组织和突尼斯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建立了联系。据一个会员国称，在参与 2013 年 1 月穆拉比通组织和 Al Mouakaoune Biddam(QDe.139)对阿尔及利亚阿曼那斯 Tiguentourine 天然气田袭击的 28 人中至少有 12 人于 2012 年夏季在班加西安萨尔旅运作的营地接受了培训。此外，这两个团体都参加了 2012 年 9 月 11 日对美利坚合众国驻班加西领馆的攻击。班加西安萨尔旅和德尔纳安萨尔旅还为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拉克、马里境内行动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开办恐怖分子训练营。2011 年至 2014 年期间，班加西安萨尔旅开展了许多次恐怖袭击和暗杀。³

18. 自从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成立以来，德尔纳安萨尔旅和班加西安萨尔旅由于丧失战斗员而被削弱，其原因或是他们加入了伊黎伊斯兰国、或是他们在与后者的冲突中被杀。例如，德尔纳安萨尔旅经历了一次分裂：它的一个派别公开表示效忠伊黎伊斯兰国并被后者完全控制；⁴ 另一个德尔纳安萨尔旅派别加入了“德尔纳圣战者舒拉委员会”旗下的反伊黎伊斯兰国联盟。班加西安萨尔旅创始人和领导人穆罕默德·扎哈维于 2014 年底在与政府部队发生的冲突中被打死，班加西安萨尔旅从此之后被削弱。⁵ Aiman Muhammed Rabi al-Zawahiri (QDi.006) 在“伊斯兰之春”中盛赞扎哈维，音频记录说明，扎哈维被视为广泛的全球基地组织关联者网络的一份子。班加西安萨尔旅的一个派别变叛加入伊黎伊斯兰国，另一个派别则与“班加西革命者舒拉理事会”结盟，导致班加西安萨尔旅人员进一步减少。因此，同德尔纳安萨尔旅一样，班加西安萨尔旅目前的规模同 12 个月前相比，只是当时规模和影响的一个零头。

六. 利比亚境内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19. 利比亚处于中东、非洲和欧洲的十字路口，因这一地理位置，对伊黎伊斯兰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该国目前面临的政治和安全挑战，国家安全机构被削弱，利比亚被无法抵达中东的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视为潜在的威胁和行动区。⁶ 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中央指挥部认为利比亚是扩张其所谓哈里发国的“最佳”机会。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省的所谓“授权领导人”Abu al-Mughirah Al Qahtani 在近期的一次访谈中说，“利比亚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地处非洲并位于欧洲的南面。利比亚还拥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利比亚也是

³ QDe.146 和 QDe.145 列名理由简述。

⁴ QDe.145 列名理由简述。

⁵ “Leader of Libyan Islamists Ansar al-Sharia dies of wounds”, Reuters, 2015 年 1 月 23 日。

⁶ 例如，另见 Wael Assam, “Qiyadi fi »al-dawla al-Islamiyya« min al-Faluja yushrifu ala idarat al-tanzim fi Libya wa shamal Ifriqiya (来自费卢杰的伊黎伊斯兰国官员，负责领导利比亚和北非的伊黎伊斯兰国)”, Al-Quds Al Arabi, 2015 年 2 月 19 日。

通向延伸到多个非洲国家的非洲沙漠的大门”。⁷ 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QDi.299)⁸ 任命亲密助手来领导利比亚的伊黎伊斯兰国，包括 Wissam Al Zubaidi(别名 Abu Nabil Al Anbari)、Turki Mubarak Al Binali(别名 Abu Sufian)和 Abu Habib al-Jazrawi，这也体现了利比亚的重要意义。

20. 一些会员国强调，与伊黎伊斯兰国的其他附属团体相比，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具有“独特”优势，它与位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中心”联系最紧密。虽然在中东和非洲的多个团体承诺效忠伊黎伊斯兰国，但尚未转化为具体联络与合作，在利比亚的伊黎伊斯兰国是迄今所知的唯一从中东伊黎伊斯兰国得到支持和指导的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组织。2014 年 9 月，利比亚境内伊黎伊斯兰国这一地方附属组织在 Al-Baghdadi 的几名使者在场的情况下，举行了效忠伊黎伊斯兰国的宣誓仪式。也门国民 Abu al-Bara al-Azdi 和沙特国民 al-Jazrawi 为此前往德尔纳。巴格达迪还派遣了伊黎伊斯兰国宗教理事会的成员、巴林牧师 Turki Al-Binali 于 2013 年和 2015 年前往利比亚。在 Binali 的首次访问后不久，来自马格里布、埃及、也门、巴勒斯坦领土和马里的一大批外国恐怖分子抵达利比亚。⁹

21. 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伊黎伊斯兰国与利比亚境内伊黎伊斯兰国的关系紧密还基于其他两个因素。首先，在利比亚为伊黎伊斯兰国战斗的利比亚国民中，有相当多的人曾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为伊黎伊斯兰国战斗过。¹⁰ 这些战斗人员最近才返回利比亚，与他们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联络人保持着密切关系。第二，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向利比亚境内伊黎伊斯兰国派出特使并提供指示，虽然并不经常。这些特使的前往使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组织不同于伊黎伊斯兰国的其他附属组织，因不曾有关于特使前往其他这类组织的报道。

22. 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由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返回的利比亚核心人物创立，他们于 2012 年在黎凡特时设立了 Al-Battar 旅，以支持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伊黎伊斯兰国。¹¹ 其中许多成员在 2014 年春返回利比亚，在伊斯兰青年舒拉委员会的旗帜下在德纳进行了重组。2014 年 10 月，伊斯兰青年

⁷ “Interview with Abu al-Mughirah Al-Qahtani. The Delegated Leader of the Libyan Wilayat”, Dabiq, 第 11 版, 1436-Dhul Qa'dah[2015 年 9 月], 第 60 页及其后各页。

⁸ 被列名为 Ibrahim Awwad Ibrahim Ali al-Badri al-Samarrai。

⁹ 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¹⁰ 共约 3 500 名利比亚国民离开该国，加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的团体。其中 800 人返回利比亚加入新成立的伊黎伊斯兰国附属机构。这些回返者在过去两年中分几批返回。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¹¹ 例如，另见：Frederic Wehrey and Ala' Alrababwah, “Rising Out of Chaos: The Islamic State in Liby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Blog, 2015 年 3 月 5 日

舒拉委员会宣布效忠伊黎伊斯兰国，宣布利比亚东部是所谓“伊斯兰国”的一个省，将其称为“巴恰省”(昔兰尼加省)。¹²

23. 根据伊黎伊斯兰国的 Dabiq 杂志，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一直受 Abu al-Mughirah Al-Qahtani 的领导，他被称为“利比亚省的授权领导人”，这相当于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最高职位。Al-Qahtani 的名字似乎源于阿拉伯半岛，¹³ 伊黎伊斯兰国在过去的宣传中并没有提到他。此外，监测组尚未收到会员国的确认，确认他身在利比亚或负责领导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

A. 利比亚境内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力量

24. 与利比亚境内的其他团体相比，伊黎伊斯兰国被当地利益攸关方看做“圈外人”。然而，令许多地方团体意外的是，伊黎伊斯兰国相当快地确立了地位并扩大了规模。三个因素增加了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战斗人员的数量：(a) 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返回的利比亚核心外国战斗人员；(b) 外国战斗人员(一个规模较大的特遣队由来自马格里布的战斗人员组成)；(c) 利比亚当地团体中的数量可观的叛逃者。尽管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中有相当数量的利比亚国民，但他们主要是过去几年中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为伊黎伊斯兰国作战的“回返者”。

25. 2014 年，伊黎伊斯兰国宣布了利比亚的三个省份，即 Tripolitania 省(包括的黎波里和苏尔特)、巴恰省(昔兰尼加，包括德尔纳和班加西)和费赞省(南方)。¹⁴ 然而，这一划分并不意味着实际领土控制，仅表明了伊黎伊斯兰国向往在利比亚占据的位置。

26. 一些会员国解释说，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战斗人员总数不超过 2 000 至 3 000 名。一个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在德尔纳影响力最强时，能够在市内指挥约 1 100 名战士。从那以后，许多人去了苏尔特，伊黎伊斯兰国在那里目前能指挥约 1 500 名战斗人员。

B.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势力

1. 的黎波里

27. 伊黎伊斯兰国在的黎波里的组织结构薄弱。据一个会员国称，只有约 12 至 24 人可被确认为伊黎伊斯兰国在该市的核心人员。尽管如此，伊黎伊斯兰国还是

¹² 同上。

¹³ Callum Paton, “Isis in Libya: New leader of Islamic State in Sirte—Abu al-Mughirah al-Qahtani—steps out from the shadow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2015 年 9 月 14 日。

¹⁴ 若干会员国提供了这一资料，另见 Paul Cruickshank, Nic Robertson, Tim Lister, Jomana Karadsheh, “ISIS comes to Libya”, CNN, 2014 年 11 月 18 日，and Hassan Morajea and Erin Cunningham, “Libyan gains may offer ISIS a base for new attacks”, Washington Post, 2015 年 6 月 6 日。

在 2015 年 1 月对 Corinthia 旅馆进行了高级别袭击, 杀害 8 人, 包括 5 名外国人。此外, 2015 年 9 月, 伊黎伊斯兰国声称袭击了黎波里 Mitiga 空军基地内的一所监狱。¹⁵

2. 德尔纳

28. 伊黎伊斯兰国的巴恰省是 Al-Battar 旅和伊斯兰青年舒拉委员会结合的产物, 由被任命为埃米尔的伊拉克人 Wissam Abedzaid Al Zubaidi(别名 Abu Nabil Al Anbari)领导, 他由担任宗教法官的也门人 Turqui Said Ali Al Ghamidi(别名 Abu Al Barae Al Azdi)协助。¹⁶ 据报, Anbari 是前伊拉克军官, 在伊黎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城市贝吉和提克里特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Anbari 作为特使前往利比亚之前, 据报他被巴格达迪任命为伊拉克萨拉赫丁省的省长。据说, 他还在监狱中与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度过了一段时间。¹⁷ Anbari 和 Azdi 将德尔纳的伊黎伊斯兰国分成几个部门, 如 Al Hisba(问责)委员会、宗教警察、司法和行动委员会。

29. 伊黎伊斯兰国和美国陆军太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联盟之间曾在德尔纳发生冲突。2015 年 6 月, 该联盟领导了针对伊黎伊斯兰国的一系列攻击, 迫使其成员在占领该城 8 个月, 后撤退到德尔纳城外的 Fatayeh 地区。然而, 伊黎伊斯兰国一直企图重新控制德尔纳。根据媒体报道中引用的利比亚官员的话, 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与美国陆军太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作战人员之间的冲突继续在城市周边地区发生。¹⁸

3. 苏尔特

30. 据一些会员国称, 伊黎伊斯兰国在苏尔特的分支由加入伊黎伊斯兰国的前安萨尔旅人员和从其他省份撤退到苏尔特的伊黎伊斯兰国成员组成。伊黎伊斯兰国还设立了专门负责培训地方分支和外国战斗人员的营地, 教他们如何制造和使用炸药带。伊黎伊斯兰国的苏尔特小组由 Abou Abdellah Al Ouerfalli¹⁹ 领导, 他被任命为主管苏尔特的埃米尔。而作战指挥部由化名为 Abou Mohamed Sefaxi 的突尼斯国民领导。他的副手是 Ali Mohamed El Qarqai(化名 Abu Tourab Attounsi)。他们的指挥中心设在苏尔特的瓦加杜古会议中心。来自突尼斯、苏丹、萨赫勒-撒

¹⁵ “IS Claims Suicide Raid on Prison Inside Mitiga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Tripoli”, Site Intelligence Group, 2015 年 9 月 18 日。

¹⁶ 信息由会员国提供。

¹⁷ Wael Assam, “Qiyadi fi »al-dawla al-Islamiyya «min al-Faluja yushrifu ala idarat al-tanzim fi Libya wa shamal Ifriqiya(An ISIL official from Fallujah supervises ISIL in Libya and North Africa)”, Al-Quds Al Arabi, 2015 年 2 月 19 日。

¹⁸ Essam Zuber, “Libya officials: Jihadis driving IS from eastern stronghold”, AP, 2015 年 7 月 30 日。

¹⁹ 信息由会员国提供。

哈拉地区的大量外国战斗人员组成了这一小组。萨赫勒战斗人员受益于在利比亚南部 Ubari 和 Brak Al Chate 运作的辅助网络提供的服务，该网络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原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 Abou Talha al-Libi 领导。

31. 伊黎伊斯兰国在与利比亚之盾的部队作战后，于 2015 年 2 月控制了苏尔特。伊黎伊斯兰国面临来自武装居民的强大阻力，零星但激烈的武装冲突继续发生。据一个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暂时切断了通讯线路，实际上切断了利比亚西部和东部之间的通信。

32. 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残忍对待苏尔特的人口。居民被监禁，有些人被杀害，尸体被悬挂于城市中，²⁰ 还有人据说被砍头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33. 伊黎伊斯兰国夺取了苏尔特的国营电台，用于播放 Abu Bakr 巴格达迪的演讲。²¹ 据报，巴格达迪的使者 Al Binali 访问了苏尔特，并和 Hassan al-Karami 一样通过该电台对公众作了讲话，后者在 2015 年 9 月要求苏尔特的居民在月底前宣誓效忠伊黎伊斯兰国，并威胁将在定于 2015 年 10 月初在该市设立的“宗教法院”上起诉违规者。²²

4. 艾季达比耶

34. 会员国官员解释说，在艾季达比耶的伊黎伊斯兰国小组由来自 Noufaliya 和艾季达比耶²³ 的前安萨尔旅战斗人员组成，由 Abdellah Khattal 领导。据报，该小组在利比亚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伊黎伊斯兰国分支之间进行协调，被认为是伊黎伊斯兰国在班加西的后方基地。

C.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利比亚境内的扩张

35. 在其宣传中，²⁴ 伊黎伊斯兰国宣布了要在黎波里、米苏拉塔、图卜鲁格、贝达、塞布拉塔和艾季达比耶开展的“军事和安全行动”。伊黎伊斯兰国还吹嘘持续控制“德尔纳和班加西社区，并完全控制了从 Buqarin 延伸至 Binjawad 的沿海区域，其中包括一些城市和地区，最重要的是苏尔特、al-Amirah、Harawah、Umm Qindal 和 an-Nawfaliyyah”。²⁵

36. 目前，伊黎伊斯兰国在利用现有据点迅速扩张方面似乎能力有限。据若干会员国称，虽然伊黎伊斯兰国能在利比亚的任何地方实施恐怖袭击，但其战斗人员

²⁰ “ISIL ‘brutally’ quells rebellion in Libya's Sirte”, Al-Jazeera, 2015 年 8 月 17 日。

²¹ “Alleged Isil gunmen in Libya ‘seize radio station’”, The Telegraph, 2015 年 2 月 13 日。

²² ISIL demands allegiance from Libya’s Sirte residents, World Bulletin, 2015 年 9 月 15 日。

²³ 在艾季达比耶的安萨尔旅小组于 2013 年初设立。

²⁴ Dabiq, 第 11 期, 2015 年 9 月。

²⁵ 同上。

人数有限，无法迅速扩大领地。此外，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形成对照的是，利比亚的宗派相对同质化，因而伊黎伊斯兰国无法利用宗派裂痕和社会不和迅速扩大其国内征募基础。

37. 伊黎伊斯兰国在试图扩大领地控制方面可能需要地方联盟。然而，在忠心时移且并非主要取决于意识形态的环境中，难以建立此类地方联盟。2015年5月和6月在德尔纳发生的事件是这样的实例。作为利比亚境内新成立的团体，伊黎伊斯兰国组织不善，而且没有在德尔纳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指挥结构。因此，正如一个会员国和若干专题专家指出，在伊黎伊斯兰国高估自身实力时，被当初“允许”其进入该市的当地盟友驱逐了出去。伊黎伊斯兰国确实错估了自己在德尔纳的实力以及从与当地权力中心结盟转向接管当地权力中心的能力。尽管如此，虽然目前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扩张面临各种限制，但它仍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领土，这种危险依然存在。²⁶

七. 宣传

38. 就伊黎伊斯兰国的宣传质量而言，有了几位使者的帮助，利比亚境内伊黎伊斯兰国的媒体和宣传能力显现了新面貌。例如，2015年2月传播的将埃及科普特基督徒恐怖斩首的视频明确表明，其媒体制作质量非常接近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黎伊斯兰国的宣传质量。然而，正如一个会员国指出，斩首发生在2015年1月，但直至2月才发布视频，这说明利比亚境内伊黎伊斯兰国需要时间并可能需要外部帮助才能专业地制作视频。

39. 最近，专业水平的媒体和宣传材料的发布似乎与材料所述实际事件的时间更为接近。这表明利比亚境内伊黎伊斯兰国要么积累了一定程度的知识和技能传授，要么加强了与利比亚境外的媒体制作组织的技术联系(例如将素材送往国外，然后加工为宣传材料)。

40. 利比亚境内伊黎伊斯兰国已学会将最近建立的宣传机器用于内部征募，并用来作为恐吓战术，对外发出威胁。例如，2015年2月，其宣传机器发出威胁，称伊黎伊斯兰国将用难民淹没欧洲。²⁷ 有意思的是，最近，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

²⁶ 例如，另见：Farouk Chothia, “Islamic State gains Libya foothold”, BBC, 2015年2月24日。

²⁷ 例如，见：Eugénie Bastié, “L'État islamique menace d'envoyer 500.000 migrants en Europe depuis la Libye”, Le Figaro, 2015年2月19日，或“L'organisation État islamique menace l'Europe d'un” chaos “en Méditerranée”, Le Point, 2015年2月19日。

亚共和国伊黎伊斯兰国的中央宣传机器发表了若干声明，敦促穆斯林不要移徙至欧洲。²⁸

41. Hassan al-Karami 最近被标榜为伊黎伊斯兰国的主要宣传人员，并被称为伊黎伊斯兰国在苏尔特的“教法官”。Al-Karami 现身于向苏尔特 Ribat 清真寺的一群听众进行宣讲的录像剪辑，²⁹ 宣布苏尔特为伊斯兰酋长国，臣服于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³⁰ 并宣称即将对 12 名被俘的当地反伊黎伊斯兰国叛乱运动领导人处以斩首。Al-Karami 还称在苏尔特的伊黎伊斯兰国将继续“违背所有异教徒的意愿”进行扩张。Al-Karami 据信曾是班加西安萨尔旅成员。他在担任班加西的传教士期间名声鹊起，在德尔纳成为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活动的首个温床后，他转至该市布道。他首次作为在苏尔特的伊黎伊斯兰国传教士露面要追溯至 2015 年 5 月。³¹

42. 与此同时，班加西安萨尔旅开设广播电台，其宣传工具 Al-Raya 媒体基金会 2015 年 3 月重新跻身社交媒体。班加西安萨尔旅还通过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有关的社交媒体账户转发宣传内容。³² 它的帖子报告与对手的冲突情况并标榜为民众提供社会服务的努力，如 2015 年 3 月底的一个帖子展示安萨尔旅战斗人员在班加西开设了总务办公室，并有建筑车辆以及其他服务车辆驶过街头。³³

43. 伊黎伊斯兰国还公开发表针对利比亚和该区域的地方和区域基地组织成员的好战言论。例如，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支持者高呼“穆赫塔尔·贝尔穆赫塔尔灭亡”，³⁴ 缘由是其据称支持将伊黎伊斯兰国逐出德尔纳的团体。在 Dabiq 杂志刊登的一次访谈中，³⁵ Al-Qahtani 激烈攻击利比亚的基地组织成员，指控他

²⁸ “IS Fighter Discourages Muslims from Migrating to Europe in Video”, Site Intelligence Group, 2015 年 9 月 16 日和 “IS Fighters in Video Warn Migrants about Living in Europe, Say They Must not Leave “Caliphate”” Site Intelligence Group, 2015 年 9 月 17 日。

²⁹ Callum Paton, “Isis in Libya: Who is Hassan al-Karami the spiritual leader of Islamic State in Sirt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2015 年 8 月 25 日。

³⁰ “Main events of the week”, The Meir Amit Intelligence and Terrorism Information Center, 2015 年 9 月 2 日。

³¹ Callum Paton, “Isis in Libya: Who is Hassan al-Karami the spiritual leader of Islamic State in Sirt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2015 年 8 月 25 日。

³² Thomas Joscelyn, “Ansar al Sharia Libya relaunched social media sites”, The Long War Journal, 2015 年 4 月 15 日。

³³ 同上。

³⁴ Callum Paton, “Isis in Libya: Militant group orders death of elusive al-Qaeda jihadi Mokhtar Belmokhta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2015 年 8 月 25 日。

³⁵ Dabiq, 第 11 期(2015 年 9 月)。

们应对德尔纳失守负责。据一个会员国表示，还有报告称伊黎伊斯兰国、班加西安萨尔旅和德尔纳安萨尔旅就检查站控制权发生了冲突。

八. 对待平民

44. 据一个会员国的官员称，在进驻利比亚的最初阶段，伊黎伊斯兰国的当地同情者选择对城市中心进行“软渗透”。这一战术类似于伊黎伊斯兰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见 S/2014/815)以及伊黎伊斯兰国成员在阿富汗的楠格哈尔省和库纳尔省(见 S/2015/648)发展壮大的初期阶段。然而，伊黎伊斯兰国获取据点后即对当地民众实行严厉做法，引发了当地的严重不满情绪。网上张贴的宣传照片展示该团体安全人员乘坐车辆，试图在班加西和其周边地区以及利比亚的其他地方强行实施其激进的宗教解释。³⁶ 在被逐出德尔纳前，伊黎伊斯兰国建立了一个宗教法院和一支宗教警察队伍。它还禁止烟草，强制推行戴面纱，强迫未成年女孩与其战斗人员结婚，对平民实施暴行并执行公开处决。这些做法使部分民众投向美国陆军太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³⁷ 伊黎伊斯兰国还在苏尔特实行严苛的规定，包括建立一支宗教警察队伍并禁止销售短袖衣服。课堂内的学生也被按性别隔离。³⁸ 伊黎伊斯兰国还对苏尔特的所有商业机构进行登记，以对其征税。³⁹

45. 然而，被视为外来团体的伊黎伊斯兰国并未融入当地社区，亦未成功获取民众支持。据一名利比亚问题长期观察员称，德尔纳的大部分民众反对伊黎伊斯兰国接管。⁴⁰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伊黎伊斯兰国无力控制利比亚的广大领土。

46. 另一方面，安萨尔旅的分支机构最初试图融入当地社会的社会结构，⁴¹ 途径是通过提供社会服务获取社区支持。例如，班加西安萨尔旅开展反毒品运动、捐献血液和粮食运动、助贫住房项目、学校清洁、垃圾清除和桥梁修复活动。班加西安萨尔旅还开设了一个妇女文化中心，在班加西 al-Jala'医院提供安保，据报还开设了一家妇幼医疗诊所。然而，在“尊严行动”部队发动重大攻势后，班加

³⁶ 例如，另见：Thomas Joscelyn, “Ansar al Sharia photos focus on governance efforts near Benghazi”, *The Long War Journal*, 2015 年 2 月 2 日。

³⁷ 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³⁸ 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³⁹ “Main events of the week” *The Meir Amit Intelligence and Terrorism Information Center*, 2015 年 9 月 2 日。

⁴⁰ Paul Cruickshank, Nic Robertson, Tim Lister and Jomana Karadsheh, “ISIS comes to Libya”, *CNN*, 2014 年 11 月 18 日。

⁴¹ Ludivoco Carlino, “Ansar al-Shari’a: Transforming Libya into a Land of Jihad”, *Terrorism Monitor*, vol. 12, no. 1,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2014)。

西安萨尔旅恢复了武装行动。⁴² 2015 年 1 月下旬，班加西安萨尔旅开始在班加西设立“警务”巡逻和宗教法院。与此同时，该团体拆毁了苏菲神社。作为在利比亚境外开展的外联工作的组成部分，据报安萨尔旅成员还参与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提供人道主义救济的努力。⁴³

九. 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

A. 来自利比亚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

47. 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问题对利比亚而言并不陌生。1980 年代在阿富汗⁴⁴ 以及 2003 年后在伊拉克⁴⁵ 与基地组织成员并肩作战的许多战斗人员都来自利比亚。根据 2007 年在伊拉克辛贾尔缴获的载有伊拉克境内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个人资料的文件，按人口比例来说，来自利比亚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人均数量最大。⁴⁶

48. 在 2011 年政权更迭的最初几个月，利比亚成为前往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训练营地点。根据小武器调查报告，自 2012 年以来已有好几波利比亚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⁴⁷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被打死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多为利比亚国民，截至 2013 年 6 月，利比亚国民占死亡人数的 21%。⁴⁸ 然而，会员国官员向监测组指出，自 2014 年以来，利比亚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流入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速度已经放缓。

49. 自 2013 年以来，上述利比亚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中有些人由于失望情绪以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团体之间的争斗而返回祖国。据若干会员国解释，

⁴² Aaron Y. Zeli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nsar al-Sharia in Libya”, *Current Trends in Islamist Ideology*, May 2015, Vol.18, p104-118.

⁴³ 同上。

⁴⁴ 据估计，至少 500 名利比亚人在 1980 年代加入反抗苏联的“阿拉伯-阿富汗人”行列，Gary Gambill, “The Libyan Islamic Fighting Group (LIFG)”, *Terrorism Monitor*, vol. 3, no. 6,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2005)。

⁴⁵ 其中 60%以上来自德尔纳，24%来自班加西，上述两个城市均在该国东部，Alison Pargeter, “Localism and radicalization in North Afric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85, Issue 5, 2009 年 9 月，p.1044。

⁴⁶ *Material Support to Terrorism: The Case of Libya*, Clare Lopez, *Accuracy in Media*, 2014 年 4 月 22 日。

⁴⁷ *Small Arms Survey*, “There and Back. Trajectories of North African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Issue Brief No 3, 2015 年 7 月。

⁴⁸ “Report Shows Libyan and Tunisian Jihadists Two Largest Groups of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Laroche Pac, 2013 年 8 月 11 日。

这些回返者随后成为该国伊黎伊斯兰国的骨干成员。该团体设立了法院，将被控违反其严苛社会规定的平民判刑，并于 2014 年 11 月正式承诺效忠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⁴⁹

50. 此外，最近，据报伊黎伊斯兰国支持者利用社交媒体账户邀请同伙选择利比亚而非中东。2015 年 6 月的一个社交媒体帖子称，“如果你正坐在家中等待前往 Shaam[叙利亚]，请修正计划。利比亚需要你”。⁵⁰

B. 前往利比亚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

51. 监测组的所有对话者认为，伊黎伊斯兰国目前是利比亚境内吸引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主要团体，利比亚境内伊黎伊斯兰国的高层领导结构主体是外国人。但是，利比亚境内伊黎伊斯兰国虽然拥有比较先进的宣传机器，却未能达到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伊黎伊斯兰国的国际招募规模。例如，据一个会员国称，没有关于欧洲人离开欧洲并直接赴利比亚参加伊黎伊斯兰国的报告。⁵¹ 此外，与黎凡特的伊黎伊斯兰国形成对照的是，监测组没有收到关于家庭或妇女作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前往利比亚的报告。就人口结构而言，利比亚境内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最大群体是北非男性。

52. 会员国和国际组织难以估计利比亚境内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确切人数。然而，数字似乎不大。据一个会员国称，约 2 000 名来自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埃及、马里、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的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苏尔特的黎波里和德尔纳部署。此外，若干会员国重点指出了利比亚境内伊黎伊斯兰国进一步挺进的风险，认为可能引发来自该区域或其他地方的更多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流入该国。

53. 利比亚境内的一个显著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团体是突尼斯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成员。据若干会员国的官员称，该团体正在利比亚邻近突尼斯边境的地区培训战斗人员。⁵² 若干会员国官员向监测组重点指出，袭击突尼斯巴尔多博物馆和苏塞的犯罪者曾在利比亚受训。⁵³ 此外，萨赫勒地区的军事干涉行动导致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战斗人员撤往利比亚。这些团体将利比亚南部的沙漠用作在萨赫勒地区发动袭击的平台。

⁴⁹ Center for Oriental Strategic Monitoring (Cosmonitor), “The fight of libyans against the presence of ISIS and foreign fighters”, 2015 年 7 月 8 日。

⁵⁰ SITE Intelligence Group。

⁵¹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⁵² 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⁵³ 见 Chris Stephen “Tunisia gunman trained in Libya at same time as Bardo museum attackers” The Guardian, 2015 年 6 月 30 日。

十. 资金筹措

54. 国际社会对在利比亚境内活动的恐怖主义团体筹资的重视远不及对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境内活动的恐怖主义团体筹资问题的重视。因此，鉴于存在严重的信息缺口以及可用信息有时相互矛盾，难以进行循证分析。若干会员国提供的信息指出，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行动似乎远不如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的行动有利可图。另一方面，没有会员国表示利比亚境内伊黎伊斯兰国缺乏财政资源——至少从目前来看。因此，这一团体似乎能够获取足以维持行动的资金。事实上，若干会员国甚至报告说，其他团体的成员出于财政原因已经改投伊黎伊斯兰国。鉴于利比亚境内伊黎伊斯兰国的战斗队伍规模小得多而且所占领地更有限，“现金消耗率”（因而资金需求）也必定较小。

55. 总体而言，伊黎伊斯兰国显然善于适应当地条件，而且会在其控制的领地上利用任何创收活动机会，例如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利用石油和文物创收。⁵⁴

56.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穆拉比通组织等在利比亚活动的其他恐怖主义团体将利比亚作为庇护所，在该国的驻扎人数和影响力有限。若干会员国强调，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穆拉比通组织利用利比亚的网络获取在更广泛区域开展行动的后勤支助。因此，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穆拉比通组织可能也在利比亚开展犯罪活动以获得一些资金，但目前不清楚其活动程度。

A. 犯罪活动和走私概况

57. 利比亚位于“一些最古老的跨撒哈拉贸易和通往欧洲的走私路线沿线”；因此，走私和非法经济在利比亚不是新现象。⁵⁵ 走私在卡扎菲政权时已经存在，该政权对走私的态度一部分是容忍，一部分是鼓励。卡扎菲 1988 年在对地方革命委员会的发言中宣称“什么是黑市？黑市就是人民的市场”。⁵⁶

58. 然而，不断恶化的国内安全局势成了“各种犯罪网络”的福音，这些网络利用当前的安全真空扩大了活动，⁵⁷ 从而为在该国行动的被列名恐怖组织提供了潜在资金来源。在利比亚走私的主要类型包括武器、移徙者、毒品以及其他商品，

⁵⁴ 鉴于伊黎伊斯兰国通过非法交易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的文化遗产创收，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向监测组指出，这一风险依然存在，非法文物走私也可能成为利比亚境内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创收工具。然而，目前，尚无会员国将此强调为本报告所述团体的资金来源。

⁵⁵ Mark Shaw and Fiona Mangan, “Illicit Trafficking and Libya’s Transition: Profits and Losses”, 美国和平研究所报告，2014 年，第 5 页。

⁵⁶ Cited in 美国和平研究所报告第 7 页。

⁵⁷ Daveed Gartenstein-Ross 等人, “The Crisis in North Africa”, Clingendael, 2015 年 4 月。

如香烟和有补贴物品。⁵⁸ 在利比亚有无数的走私路线，⁵⁹ 并且，一条走私路线上只要有一个点经过一个被列名的恐怖组织控制的领土，那就存在着机会，就会有检查站冒出来要钱/或玩保护把戏。当然，通过扩大自己的领土控制，恐怖组织加强了它们从利比亚众多纵横交错的走私路线中获利的能力。

59. 根据会员国的信息，伊黎伊斯兰国和安萨尔旅都与犯罪团体有联系，并与其协调行动，并在当地犯罪活动发生在其控制下地区时从中受益。此外，一份公开报告指出，“[伊黎伊斯兰国]发展与基地组织有关联团体的联盟，从犯罪行为中获利，以扩大其在该国的控制区”。⁶⁰ 一个会员国解释说，利比亚包括商品、毒品、移徙者和武器的大规模犯罪经济使任何恐怖组织都有机会与当地的走私网络合作，以筹集资金。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班加西是马格里布全境非法走私和贸易的重要枢纽，班加西安萨尔旅在该市中不大的地块上有人活动，伊黎伊斯兰国在那里也有一些小组。⁶¹

60. 由于通过利比亚的贩毒活动的增加⁶² 和被列名恐怖组织在沿海的存在，肯定存在被列名团体与贩毒者合作、提供保护以换取贸易的一部分份额的风险；然而，监测组尚未收到来自会员国的直接将伊黎伊斯兰国或班加西安萨尔旅与区域毒品交易联系起来的任何具体的证据。

61. 此外，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穆拉比通组织在传统上通过犯罪资助其活动，包括走私和绑架勒索，并且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穆拉比通组织可能在财政方面从利比亚境内的走私受益，但鉴于它们在该国的存在有限，受益程度还不清楚。

B. 人口走私和贩运

62. 鉴于近期国际社会对难民和移徙者危机的关注，从利比亚沿海偷运人口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利比亚是地中海中部路线(从北非经地中海到马耳他和意大利的移徙流的名字)的一个连结点。⁶³ 从西非和非洲之角的不同路线在危险的地中海穿越前交汇在利比亚沿海。⁶⁴

⁵⁸ 美国和平研究所报告第 9 页和“Libya: a growing hub for Criminal Economies and Terrorist Financing in the Trans-Sahara”，反对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报告(以下称“全球倡议报告”)，2015 年 5 月 11 日，第 2 页。

⁵⁹ 美国和平研究所报告第 20 页和全球倡议报告第 2 页和第 5 页。

⁶⁰ Rivka Azoulay, “Islamic State franchising”, Clingendael, 2015 年 4 月，第 35 页。

⁶¹ 美国和平研究所报告第 33 页和全球倡议报告第 2 页。

⁶² 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⁶³ Frontex website, “Central Mediterranean Route”, 2015 年 9 月 22 日查阅。

⁶⁴ 同上。

63. 据欧盟边管局称,“2014 年,在地中海中部地区发现的结果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仅到达意大利的移徙者就超过 17 万,是欧洲联盟历史上涌入一个国家的最大移徙流。[……]叙利亚籍国民和厄立特里亚籍国民人数最多,但许多来自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人也使用这条路线。”⁶⁵ 2015 年 1 月至 8 月间,利用地中海中部路线非法越境的人数已经超过了 106 000 人。⁶⁶

64. 由于走私网络的分散性,移徙者和难民一般不一次性支付旅费,而是只能“随到随付”,在他们的旅程不同阶段支付不同的走私者。⁶⁷ 一个会员国表示,与班加西安萨尔旅有关联的人通过勒索走私网络,从偷运难民和移徙者中获利。然而,监测组尚未收到会员国确认班加西安萨尔旅自己管理偷运移徙者网络,尽管现有的公共信息显示存在此种情况。⁶⁸

65. 此外,监测组尚未收到会员国确认伊黎伊斯兰国通过“征税”或其他方式从利比亚的移徙者和难民偷运网络获利的信息。伊黎伊斯兰国在巡察管控其领土时试图利用偷运路线当然是可能的。鉴于伊黎伊斯兰国采取极端残暴行为和公开处决的倾向,试图经营一项业务(尽管是非法业务)的走私者,可能会特别小心避免与伊黎伊斯兰国及其同伙接触。⁶⁹ 尽管这样,仍有至少一份公开报告显示,有一条人口走私路线是通过苏尔特到达利比亚西部。⁷⁰ 此外,据报告伊黎伊斯兰国将利比亚各地的移徙者和难民作为目标,⁷¹ 显示即使移徙者和难民不穿越伊黎伊斯兰国据点,伊黎伊斯兰国也可能对其进行袭击。

66. 不过,根据与一些会员国和一个国际组织的讨论,目前,似乎走私移民不会为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产生大量收入。但是,会员国对这个问题表示担忧,并指出,这是一个应密切关注的问题。如果伊黎伊斯兰国能够扩大其领土,特别是

⁶⁵ 同上。

⁶⁶ Frontex website, “Migratory Routes Map”, 2015 年 9 月 22 日查阅。

⁶⁷ 据美国和平研究所报告称,大多数移民为前往利比亚的旅程支付相当于 800 美元至 1 000 美元,为继续前往欧洲的旅程支付再支付相同金额。美国和平研究所报告第 15 页;另见“有组织犯罪在从西非到欧洲联盟偷运移徙者方面的作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1 年,第 14 页和第 42 页;全球倡议报告,第 4 页。全球倡议报告估计穿越地中海的海上旅程费用为 1 500 美元至 1 900 美元,第 4 页。

⁶⁸ 有一项公开报告显示,安萨尔旅运作一个网络,将移民通过库夫拉(利比亚东南部)偷运到艾季达比耶,随后从利比亚港口前往欧洲。Guido Steinberg and Annette Weber (editors), “Jihadism in Africa”,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2015 年 6 月。

⁶⁹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⁷⁰ 全球倡议报告,第 5 页。

⁷¹ Louisa Loveluck, “86 Eritrean migrants ‘kidnapped by ISIL’ in Libya”, The Telegraph, 2015 年 6 月 5 日; “ISIL video purports to show killing of Ethiopians in Libya”, Al Jazeera, 2015 年 4 月 19 日; “Ethiopia mourns Christian nationals killed by ISIL”, Al Jazeera, 2015 年 4 月 22 日。

在沿海一带，它从走私移民和难民受益的能力会提高。鉴于该区域走私网络的分散结构，即使伊黎伊斯兰国在它所控制的地区内支持或指挥一个当地网络，⁷² 它将无法从旅程起点至终点的整个价值链中获利。

C. 敲诈和偷窃

67. 伊黎伊斯兰国从事敲诈、恐吓和武装抢劫。⁷³ 但是，伊黎伊斯兰国尚未在利比亚开始建立其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经营的精心构建的勒索把戏，⁷⁴ 在那两个国家被其控制的地区，它对经济的所有方面“征税”。⁷⁵ 据一个会员国称，利比亚的敲诈活动似乎是临时的，更多是针对苏尔特境内的特定团体或个人。例如，伊黎伊斯兰国据报告在苏尔特劫掠和摧毁当地政客的房屋。⁷⁶ 此外，其他会员国表示，伊黎伊斯兰国正准备在苏尔特启动一个更加有组织的“征税”系统，并且伊黎伊斯兰国甚至设想在利比亚建立一个类似国家的系统，这是受到其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的准官僚机构的启发。

68. 利比亚小组的报告提到一项指控，即安萨尔旅突击队在 2013 年 10 月抢劫了苏尔特的中央银行现金运输车，劫掠金额高达 5 400 万美元(见 S/2015/128)。⁷⁷ 据一个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也抢劫了银行。⁷⁸ 但是，最近的新闻报道显示，伊黎伊斯兰国关闭了苏尔特的所有银行，并要求银行在重新开业前转变为伊斯兰银行。⁷⁹ 但是，在撰写本报告时，这无法得到监测组的独立验证。

69. 尽管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从事绑架，包括在当地绑架勒索，⁸⁰ 并且这种战术一直是伊黎伊斯兰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的收入来源(见 S/2014/815)，监测组一直无法确认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是否系统化地通过绑架勒索创收。

⁷² 一个会员国和一个国际组织提供的信息。

⁷³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⁷⁴ 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⁷⁵ S/2014/815，第 69 段。

⁷⁶ Aaron Y. Zelin, “ISIS is ramping up its state-building project in its Libyan ‘capital’”, Business Insider, 2015 年 8 月 12 日。

⁷⁷ 另见 “Libya robbery: Sirte gunmen snatch \$54m from bank van”, 英国广播公司, 2013 年 10 月 28 日。

⁷⁸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⁷⁹ “Wilayat Tarabulus militants close banks in Libya’s Tripolitania”, Jane’s Terrorism Watch Report, 2015 年 9 月 16 日。

⁸⁰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D. 石油

70. 利比亚在非洲拥有最大的已探明原油储量。⁸¹ 此外，利比亚的大部分收入严重依赖碳氢化合物出口。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碳氢化合物长期在利比亚经济处于重要位置，占国内总产值的 70% 以上，出口的 95% 以上，政府收入的约 90%。”⁸² 因此，石油收入显然对于利比亚经济至关重要。

71. 因此，鉴于伊黎伊斯兰国从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开采石油资源获得大量资金的能力，随之出现的问题是伊黎伊斯兰国是否能够在盛产石油的利比亚创建一个类似的收入流，特别是考虑到它在苏尔特有大本营，该地区附近的苏尔特盆地有丰富的石油储量。此外，伊黎伊斯兰国已经承认它希望控制利比亚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并拒绝欧洲获取这些资源。在最新一期 *Dabiq* 上，引述了利比亚大区据称委派领导的话，其中提及利比亚的大量资源，并称伊黎伊斯兰国对利比亚的控制将导致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崩溃，因为它们依赖利比亚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⁸³

72. 然而，包括会员国在内的大多数监测组的对话者，目前评估的结果是伊黎伊斯兰国不太可能能够通过利比亚碳氢部门的开采产生资金，至少不能产生大量资金。一般的看法是，伊黎伊斯兰国目前不直接从该部门产生任何收益，并且鉴于利比亚的石油行业的具体情况，该团体不可能在今后有能力这样做，除非其在利比亚的存在显著加强并且其领地大大扩展。

73. 伊黎伊斯兰国目前缺乏在利比亚获得、持有和管理油田及相关的石油基础设施的能力。⁸⁴ 此外，利比亚还没有建立走私原油的国内黑市，并且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位置使其难以进入该地区的潜在市场。⁸⁵ 其目前在苏尔特的据点到该国陆地边界之间的距离比在叙利亚或伊拉克远，在后两个国家，伊黎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地与邻国交界。运输偷窃来的原油将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将需要大量油罐车，原因是伊黎伊斯兰国不控制管道或带有装油码头的港口。⁸⁶ 使用低容量船只经海路的行动将不具有成本效益，而租油轮会过于明显和容易受阻。⁸⁷ 此外，也没有证据表明伊黎伊斯兰国已在利比亚发展了提炼原油的能力，包括移动

⁸¹ 美国能源情报署，“利比亚”，最后更新日期为 2014 年 11 月 25 日。

⁸² Ralph Chami and others, “Libya beyond the Revolu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货币基金组织, 2012 年。

⁸³ *Dabiq*, 第 11 版。

⁸⁴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⁸⁵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⁸⁶ 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⁸⁷ 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炼油厂，像它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做到的，并且它目前没有控制五个利比亚炼油厂中的任何一个。⁸⁸

74. 因此，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伊黎伊斯兰国是否能够通过控制油田产生资金，而是它是否能在相当大程度上破坏油田的生产，并造成一种局面，即石油设施由于不可预知安全局势停止运作，从而使利比亚不能获得关键收入并可能进一步破坏该国的稳定。因此，迄今为止，破坏和不让利比亚获得收入似乎一直是伊黎伊斯兰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团体袭击了利比亚的几个油田，包括马布鲁克、巴希和加尼油田。⁸⁹ 然而，伊黎伊斯兰国部队并没有努力占据这些油田。这些攻击背后的意图似乎是使设施无法运转或绑架外籍劳工。⁹⁰

E. 公共部门的薪金支付

75. 一些会员国强调，在利比亚运作的列入名单的恐怖主义团体，例如伊黎伊斯兰国和班加西安萨尔旅，可能从政府薪金支付这种既定制度中受益。在利比亚，公共部门是利比亚人最大的雇主。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2012年，84%的就业人口在公共部门工作，大多数人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合同。⁹¹ 因此，在利比亚运作的列入名单的恐怖主义团体的利比亚成员可能仍在领取薪金。此外，在列入名单的恐怖主义团体控制地区生活的普通利比亚人只要还领取薪金，恐怖主义团体就可能通过直接勒索和偷窃的方式转移这些资金。一个会员国称，黎波里的中央银行“向利比亚危机中的所有各方付款，不分党派。”

F. 外部来源

76. 如前所述，伊黎伊斯兰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的中央指挥部派遣使者，前往利比亚与该国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会面。一个会员国称，如果是这些使者携带资金运送，那么此时，这种资金流不大可能是主要的资金流。

77. 至少有一家媒体报告称，伊黎伊斯兰国正利用递送人和哈瓦拉向利比亚境内运送钱款，但迄今这些数额相对较小。⁹² 此外，一个会员国告知监测组，它特别关注伊黎伊斯兰国与其利比亚分支之间的联系；伊黎伊斯兰国可能正利用利比亚作为区域枢纽，支持北非的伊黎伊斯兰国其他下属部队。该会员国进一步指出，

⁸⁸ 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⁸⁹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⁹⁰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信息。

⁹¹ “利比亚的劳动力市场动态”，世界银行集团，2015年，第10页。

⁹² Dion Nissenbaum and Maria Abi-Habib, “Islamic State Solidifies Foothold in Libya to Expand Reac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5年5月18日。

所谓的伊黎伊斯兰国西奈省协调了从利比亚提取资金的工作；从而表明伊黎伊斯兰国能够向利比亚境内运送资金。

78. 班加西安萨尔旅还通过捐款和慈善活动筹集资金。⁹³ 但是，没有会员国就利比亚境内的这一供资来源向监测组提供进一步详情。

十一. 军火

A. 武器和弹药

79. 一些会员国、国际组织和专题专家强调，利比亚境内所有团体，其中包括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基地组织关联团体受益于国内的武器和弹药非法贸易，⁹⁴ 它们目前不缺少武器和弹药。但是，监测组的对话者均不能提供此种贸易的详情，以便对武器是否可能流向利比亚境内的基地组织关联团体作出分析。

80. 除了国内的武器和弹药非法贸易之外，自前政权倒台以来，源于利比亚的武器和弹药也在萨赫勒地区冲突的军火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利比亚问题专家小组在其 2013 年的报告中强调了这一问题。⁹⁵ 这也包括基地组织关联团体向区域内的类似组织转让武器。几个会员国指出，去年，在西奈半岛开展行动的 Ansar Baital Maqdis 接收了源自利比亚的武器和战斗人员。

81. 一些会员国强调了对从利比亚军事仓库中掠夺的肩射导弹非法扩散问题的关注。但迄今为止，会员国不能将这些武器与利比亚境内的基地组织关联团体联系起来。

B. 简易爆炸装置

82. 除了常规武器以及使用暗杀或斩首等极端暴力行为，利比亚境内设立的基地组织关联团体经常使用简易爆炸装置。⁹⁶ 监测组就此问题与各国际组织开展了接触，这些组织难以就利比亚境内的简易爆炸装置事件的确切数目达成一致，原因是所用计算和跟踪方法略有不同。但上述组织一致认为，去年的简易爆炸装置事件明显增加，虽然该数目仍大大低于伊拉克或阿富汗境内的此类事件数目。

83. 简易爆炸装置袭击的主要目标仍是国家代表和安全部队，⁹⁷ 以及大使馆等外国设施。例如，2013 年 4 月，法国大使馆遭到车载简易爆炸装置袭击；⁹⁸ 这

⁹³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4”，2015 年 6 月。

⁹⁴ 另见利比亚问题专家小组的最后报告(S/2015/128)，第 187 段。

⁹⁵ 利比亚问题专家小组的最后报告(S/2013/99)，第 112-115 段。

⁹⁶ 例如，参见：Liby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Beheadings, Car Bombings, and the Islamic State’s Expansion in Libya. ISIS Libya Report”，2015 年 7 月 13 日，第 41 和 120 页。

⁹⁷ 例如，参见：“Benghazi bomb kills Libyan special forces: report”，AFP，2015 年 9 月 1 日。

类装置还分别于 2015 年 1 月⁹⁹ 和 2 月¹⁰⁰ 对阿尔及利亚使馆和伊朗使馆造成破坏。但是，根据监测组从国际观察员那里得到的资料，利比亚境内简易爆炸装置袭击的主要受害者是平民。一个会员国称，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的主要地点是班加西和德尔纳，但最近也在的黎波里和米苏拉塔使用。几个会员国向监测组确认，利比亚境内的所有基地组织关联团体掌握有从前政权的仓库中掠夺的大量炸药，尤其是梯恩梯。

84. 知识转让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领域。过去两年，大量战斗人员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返回利比亚，参加了利比亚境内的基地组织关联团体；这些战斗人员很可能向利比亚团体转让有关复杂和尖端的简易爆炸装置制造设计、包括用于自杀式袭击的装置设计的知识和专长。例如，2013 年 12 月，一名自杀炸弹手袭击了班加西的一个检查站。¹⁰¹ 尽管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曾使用自杀爆炸作为其战术之一，¹⁰² 但是利比亚过去几年未遭此种袭击。国际观察员的记录显示，这一战术又重新在利比亚使用，¹⁰³ 这种情况令人严重关注。考虑到此种日益增加的威胁，利比亚国家当局应该优先发展反简易爆炸装置的能力。

十二. 建议

85.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制裁措施，包括基地组织制裁制度措施的效力既取决于所涉地区之外会员国的执行工作，并在同样程度上也取决于对所涉地区施行管辖的会员国的执行工作。因此，利比亚当前的政治和安全挑战阻碍了制裁措施的执行，限制了可以建议的具体补充措施的范围。

86. 基地组织制裁制度的支柱是基地组织制裁名单。这一名单具备适当的针对性有利于所有会员国对名单所列个人和实体切实执行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和军火禁运措施。现有名单包括许多活跃在利比亚的基地组织关联团体以及一系列重要个人，但就目前情况而言仍然有疏漏。

⁹⁸ 例如，参见：David D. Kirkpatrick “Car Explodes Outside the French Embassy in Libya”, *The New York Times*, 2013 年 4 月 23 日。

⁹⁹ 例如，参见：“Is claims bomb attack on Algerian embassy in Libya” *AFP, The Jordan Times*, 2015 年 1 月 17 日。

¹⁰⁰ 例如，参见：“ISIL-Linked group claims Iran embassy attack in Libya” *Al Jazeera*, 2015 年 2 月 22 日。

¹⁰¹ “Libya’s First suicide attack kills seven near Benghazi”, *BBC*, 2013 年 12 月 22 日。

¹⁰² Eric Denécé “Note D’Actualité No 255 Le Groupe Islamique de Combat Libyen” *Centre Français de Recherche sur le Renseignement*, 2011 年 8 月 29 日。

¹⁰³ Jane Hunter “2015:an epidemic of suicide bombs” *Action on Armed Violence*, 2015 年 8 月 10 日。

87.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向所有会员国发出普通照会，鼓励进一步将在利比亚境内运作的基地组织关联个人和实体，特别是与利比亚境内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者列入名单。

88. 在监测组与会员国官员讨论期间，显然有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继续成群结队前往利比亚，以加入利比亚境内的基地组织关联团体。这些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以及前几拨返回利比亚的人不仅使用陆地和海上交通方式，还使用空运。因此，加强边境管制能力，特别是通过国际机场这一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进入利比亚的重要管制点来控制流动，可有效阻止名单所列人员的旅行。

89.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向所有会员国发出普通照会，强调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有可能通过国际机场前往利比亚，提醒会员国可以使用在其境内运营的航空公司所提供的旅客信息预报系统来发现是否有基地组织制裁名单所列人员离境，¹⁰⁴并敦促那些尚未采取这些措施的国家根据本国立法，对前往利比亚的人员旅行特别提高警惕。

90. 利比亚政府目前正面临一系列政治和安全挑战。因此，提高利比亚和邻国边境机构阻止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进出利比亚的能力可能取决于国际支持。

91.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举行委员会、利比亚政府、有关相邻会员国和相关联合国实体的会议，同时监测组也参加会议，以共同分析潜在的能力差距，尤其是与边境管制和反简易爆炸装置相关能力的差距，并讨论弥补差距的可能措施。

92.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目前正开展各种项目，其内容涉及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以及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些项目可能有利于打击利比亚境内伊黎伊斯兰国等基地组织关联团体的威胁。

93.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鼓励国际刑警组织与利比亚政府和有关相邻会员国合作，拟订一个具体项目，以便会员国之间交流关于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以及走私与资助恐怖主义行为之间相互联系的信息。

¹⁰⁴ 见安全理事会第 2178(2014)号决议第 9 段。

附件

Current status of the Al-Qaida List concerning Libya

